

《打渔杀家》

主要角色

萧恩：老生
 萧桂英：青衣
 李俊：须生
 倪荣：净
 大教师：丑

情节

老渔夫萧恩，原先本是个绿林的好汉。后来改邪归正，就以打渔为生。妻子早死，只生得一个女儿名叫桂英，许配给花荣之子花逢春，花家送来一颗庆顶珠做定聘礼。有一天萧恩的好朋友李俊、倪荣前来看他，萧恩就留他们吃酒。正在畅饮的时候，有个姓丁的土豪派一个小使前来讨取鱼税。萧恩因天旱鱼少，要他稍缓几日。小使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李俊和倪荣看不过意，相帮大骂一顿。小使回去报告，丁家就差几个教师爷前来想向萧恩硬讨。不料都不是萧恩的敌手。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个抱头鼠窜的逃了回去。萧恩晓得闯了大祸，就先去报官。免得吃丁家的亏，谁知县官早就得了丁家的贿赂，不问情由，将萧恩大打一顿逐出衙门。萧恩气愤不过，就动了杀念。回家来叫女儿收拾细软，随即一同来到丁家，假说是前来献庆顶珠的。使他们不作防备，于是将他满门杀绝而逃。

根据《戏典》第二集整理

【第一场】

(李俊、倪荣同上。)

李俊	(念)	拳打南山猛虎，
倪荣	(念)	足踢北海蛟龙。
李俊	(白)	俺，混江龙李俊。
倪荣	(白)	俺，卷毛虎倪荣。
李俊	(白)	贤弟请了。
倪荣	(白)	请了。
李俊	(白)	今日闲暇无事，不免江边游玩一回。
倪荣	(白)	请。
李俊	(西皮摇板)	忆昔当年征方腊，
倪荣	(西皮摇板)	弟兄猛勇果不差。
李俊	(西皮摇板)	蟒袍玉带不愿挂，
倪荣	(西皮摇板)	愿在江湖访豪家。

(李俊、倪荣同下。)

【第二场】

萧桂英	(内西皮导板)	海水滔滔白浪发，
(萧桂英、萧恩同上，同作划船状。)		
萧桂英	(西皮快板)	哪个鱼儿常在家。
		青山绿水难描画，
		父女们河下就作生涯。
萧恩	(西皮摇板)	父女们打渔在江下，
		家贫哪怕人笑咱。
		桂英儿掌稳舵父把网撒，
		怎奈我年迈衰老气力不加。
萧桂英	(白)	爹爹年迈，河下生意不做也罢。
萧恩	(白)	本当不做这河下买卖，怎奈难以度日。

萧桂英 (哭) 哎呀。

萧恩 (白) 儿啊，不必啼哭，天气炎热，你我父女找一柳林之下，歇歇去罢。
儿啊，为父今日打了几条鲜鱼，我儿在船舱收拾了，为父要饮酒。

李俊、
倪荣 (内同白) 走啊。
(李俊、倪荣同上。)

李俊 (西皮摇板) 闲来无事江边游，
倪荣 (西皮摇板) 江水滔滔往东流。
李俊 (西皮摇板) 手搭凉篷用目望，
倪荣 (西皮摇板) 芦苇之下一小舟。
李俊 (白) 来此江边，看一小舟之上好似萧兄模样。你我冒叫一声。
呐！那旁敢是萧兄。

萧桂英 (白) 啊，爹爹。岸上有人叫你。
萧恩 (白) 岸上有人叫我，待我看来。
原来是李贤弟，莫非要船上走走？

李俊、
倪荣 (同白) 正要上船走走。
萧恩 (白) 待愚兄与你搭了扶手。
(李俊、倪荣同作上船状。)

萧恩 (白) 此位是谁？
李俊 (白) 这位是卷毛虎倪荣。
来见过萧兄。

倪荣 (白) 萧兄，这里有礼了。
萧恩 (白) 这做什么？
倪荣 (白) 试试你的胆量。
萧恩 (白) 老了，不中用了。
(笑) 哈哈。
(白) 儿啊，出舱见过二位叔父。

萧桂英 (白) 参见二位叔父。
倪荣 (白) 此位是谁？
萧恩 (白) 小女桂英。
李俊 (白) 多大年纪？
萧恩 (白) 一十六岁。
李俊 (白) 可曾许配人家？
萧恩 (白) 许配人家了。
李俊 (白) 但不知许配哪一家？
萧恩 (白) 花荣之子，名唤花逢春。
李俊 (白) 倒也门当户对。告辞。
萧恩 (白) 且慢，愚兄今日打了几尾鲜鱼，你我兄弟在船头畅饮一回。

李俊、
倪荣 (同白) 到此就要叨扰。
萧恩 (白) 自己兄弟，何出此言？
儿啊，捧酒来呐。
二位贤弟，愚兄做的河下买卖，忌的干旱二字。有人提起干旱二字，不敢说罚，必须要敬酒三杯。

(萧恩、李俊、倪荣同饮。)

萧恩 (白) 请。
李俊 (白) 干。

萧恩、
倪荣 (同白) 哈哈，罚酒三杯。
(郭先生上。)

郭先生 (西皮摇板) 闲来无事江边走，
看见河上一小舟。

(白) 哎呀，看见小舟之上，有一绝色女子，待我来偷瞧一下。

李俊、
倪荣 (同白) 萧兄，岸上有一人，前去看来。

萧恩 (白) 二位贤弟少待，待我看来。

(萧恩作下船状。)

萧恩 (白) 呔！做什么的？

郭先生 (白) 问路的。

萧恩 (白) 你问的是哪一家？

郭先生 (白) 问的是丁府。

萧恩 (白) 你看，前面八字粉墙，黑漆大门楼，两座大旗杆，那就是丁府。咳，听见没有。

郭先生 (白) 哦哦。

(郭先生下。)

萧恩 (白) 狗头狗脑，定不是好人。

(萧恩作上船状。)

李俊 (白) 干什么的？

萧恩 (白) 乃是问路的。

倪荣 (白) 哪里是问路的，分明是取……

萧恩 (白) 咳，谅他也不敢啊。请啊。

萧恩、
李俊、
倪荣 (同白) 请。

(丁郎上。)

丁郎 (念) 离了家下，来到河下。

(白) 说来说去，总是这两句话。来到河下，也不知这只船是不是萧恩的船。待我冒叫一声。

呔！萧恩！萧恩！萧恩！

李俊 (白) 岸上有人唤你。

萧恩 (白) 哦？又有人唤我，我再饮几杯。

李俊、
倪荣 (同白) 酒也够了。

(萧恩作下船登岸状。)

萧恩 (白) 哦，原来是丁郎儿，你前来作甚？

丁郎 (白) 我是前来讨鱼税银子的。

萧恩 (白) 你看天干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钱，与你送上府去就是。

丁郎 (白) 话倒是两句好话，改日有了银钱与我送上府去，跑坏了鞋子，谁给我钱买。

(李俊、倪荣同作下船状。)

李俊、
倪荣 (同白) 做什么的？

萧恩 (白) 丁郎儿。前来讨鱼税银子的。

李俊 (白) 待我唤他回来问他几句。

萧恩 (白) 不要与他生气。

李俊 (白) 晓得了。

呔！滚回来！

丁郎 (白) 哦，又出来一个。

回来了。

李俊 (白) 你前来做甚？

丁郎 (白) 前来讨鱼税银子的。

李俊 (白) 催讨鱼税银子，可有圣上旨意？

丁郎 (白) 没有。

李俊 (白) 可有六部公文？

丁郎 (白) 也没有。

李俊 (白) 凭着何来？

丁郎 (白) 本县的太爷所断。

李俊 (白) 敢是那吕子秋?
 丁郎 (白) 本县的太爷。
 李俊 (白) 你回去对他言讲, 鱼税银子免了便罢, 如若不然, 大街之上撞见俺, 有些儿不便。
 丁郎 (白) 你说此大话, 你叫什么名字?
 李俊 (白) 俺, 混江龙李俊。
 丁郎 (白) 哦, 你就是混堂里屁精。
 李俊 (白) 我打你这忘八爷的。
 (萧恩连忙拦住。)
 倪荣 (白) 呔! 滚回来。
 萧恩 (白) 不要与他生气。
 倪荣 (白) 待我嘱咐他几句。
 丁郎 (白) 呀。这个喉咙比那个还大。
 转来了, 什么事?
 倪荣 (白) 我且问你, 这鱼税银子可有圣上旨意?
 丁郎 (白) 没有。
 倪荣 (白) 六部公文?
 丁郎 (白) 也没有。
 倪荣 (白) 凭着何来?
 丁郎 (白) 本县太爷所断。
 倪荣 (白) 敢是那吕子秋?
 丁郎 (白) 正是太爷。
 倪荣 (白) 回去言讲, 鱼税银子免了便罢。
 丁郎 (白) 如若不免?
 倪荣 (白) 大街之上撞着某家, 我挖他的眼睛泡烧酒喝, 我剥他的皮熬狗皮膏药, 记下了。
 丁郎 (白) 你不要海外大奇谈, 你叫什么名字?
 倪荣 (白) 俺叫卷毛虎倪荣。
 丁郎 (白) 哦, 你叫卵毛里臭虫。
 倪荣 (白) 什么话, 我打你这个忘八爷的。
 丁郎 (白) 你要打, 不要忙。等我摘了帽子, 脱了衣裳。
 倪荣 (白) 怎样怎样?
 (萧恩连忙劝住。)
 丁郎 (白) 你拉牢了他, 我好逃走。
 (丁郎下。)
 李俊、
 倪荣 (同白) 萧兄, 为何这等软弱?
 萧恩 (白) 他们的势力大。
 李俊、
 倪荣 (同白) 哪怕他是王侯。
 萧恩 (白) 他们人多。
 李俊、
 倪荣 (同白) 咱弟兄人也不少。
 萧恩 (白) 他们有银钱。
 李俊、
 倪荣 (同白) 买咱弟兄不动。
 萧恩 (白) 这就难讲话了。
 李俊、
 倪荣 (同白) 这河下生意不做也罢。
 萧恩 (白) 本当不做河下生意, 怎奈囊中羞涩。
 李俊 (白) 小弟送银十两。
 倪荣 (白) 小弟送白米十担。
 萧恩 (白) 哪位贤弟送来?
 倪荣 (白) 小弟送来。

萧恩 (白) 愧领了。

李俊、倪荣 (同白) 告辞了。

萧恩 (白) 奉送。

李俊 (西皮摇板) 听说令媛配花家，

倪荣 (西皮摇板) 门当户对果不差。

李俊 (西皮摇板) 但等令媛将出嫁，

倪荣 (西皮摇板) 花红彩礼送到家。

(李俊、倪荣同下。)

萧恩 (白) 二位贤弟慢走，愚兄不能远送了。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啊。

萧桂英 (白) 爹爹，这二位叔父是何等样人呀？

萧恩 (白) 儿问的是他二人啊。

(西皮摇板) 他本是江湖一豪家，

诛擒方腊也有他。

蟒袍玉带不愿挂，

弟兄双双走天涯。

萧桂英 (西皮摇板) 昔日子期访伯牙，

爹爹交友也不差。

女儿催舟往前驾，

萧恩 (西皮摇板) 猛抬头见红日坠落西下。

(白) 天色不早，将船摇回去吧。

萧桂英 (白) 遵命。

萧恩 (白) 正是：

(念) 父女打渔在江下。

萧桂英 (念) 家贫哪怕人笑咱。

萧恩 (念) 有雾不知天早晚，

萧桂英 (白) 一轮明月转回家。

(萧恩、萧桂英同下。)

【第三场】

(丁员外、郭先生同上。)

丁员外 (念) 家有干担粮，

郭先生 (念) 前仓堆后仓。

(丁郎上。)

丁郎 (念) 离了河下，来到家下。

(白) 还是这么两句话。

参见员外。

丁员外 (白) 罢了，命你催讨鱼税银子，怎么样了？

丁郎 (白) 待我慢慢的来告诉你罢。我奉了员外之命，去到河下，看见许多船只，我也认不清哪只是萧恩的船。我正在岸上高叫几声，看见萧恩出来了，倒讲得蛮好。叫我对员外说，这几日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钱，送上府去。这个倒也罢了，我刚要走，出来一个黑胡子的，叫了一声，叫我回来。

丁员外 (白) 哦，这是什么人呢？

丁郎 (白) 那时我就回去，问他什么事。他就说了：我且问你，你是哪里来的？我就说了：是丁府上来的，催讨鱼税银子。他就说了：鱼税银子可有圣上旨意？

丁员外 (白) 无有。

丁郎 (白) 六部的公文？

丁员外 (白) 也无有。

丁郎 (白) 凭着何来？

丁员外 (白) 本县太爷所断。

丁郎 (白) 敢是那吕子秋？

丁员外 (白) 哎，本县的太爷。

丁郎 (白) 他又说了：将这鱼税银子免了便罢。

丁员外 (白) 如若不免？

丁郎 (白) 如若不免，大街之上，撞着与俺，有些不便。

丁员外 (白) 你可曾问他的名字？

丁郎 (白) 我倒问了，他叫混堂里屁精。

丁员外 (白) 哎，敢是混江龙李俊。

丁郎 (白) 不错，他叫混江龙李俊。正说之间，又出来一个，喉咙比他还要大，叫我滚回来。

丁员外 (白) 你可曾滚回去？

丁郎 (白) 我没有滚回去，我是走回去的。我问他什么事。他也是这么两句话，说：这个鱼税银子免了便罢。

丁员外 (白) 如若不免？

丁郎 (白) 大街之上，撞着了俺，我挖他的眼睛泡烧酒喝。剥他的皮熬狗皮膏药。

丁员外 (白) 他叫什么名字？

丁郎 (白) 他叫卵毛里臭虫。

丁员外 (白) 哎，卷毛虎倪荣。

丁郎 (白) 不错，卷毛虎倪荣，他说的。

丁员外 (白) 有这等事？下面歇息。

(丁郎下。)

丁员外 (白) 来，搭轿。

郭先生 (白) 且慢，些些小事，待卑职代劳。

丁员外 (白) 小心了。

(丁员外下。)

郭先生 (白) 我想此事非要教师爷前去走一趟不可。

啊，教师爷！

(四小教师同上。)

四小教师 (同白) 郭先生，什么事情？

郭先生 (白) 你家师父呢？

四小教师 (同白) 在里头练工夫。

郭先生 (白) 请他出来，就说郭先生要会他。

四小教师 (同白) 晓得了，有请师父。

(大教师上。)

大教师 (念) 好吃好喝好睡觉，听说相打我先跑。

(白) 徒弟们什么事？

四小教师 (同白) 郭先生要会会你。

大教师 (白) 郭先生要会我，带我去看看。

暖，郭先生。

郭先生 (白) 啊，教师爷。

大教师 (白) 你把我们爷儿几个弄了出来，有什么事情？

郭先生 (白) 请了出来。

大教师 (白) 不错，请了出来有什么事情？

郭先生 (白) 员外命丁郎前去催讨鱼税银子，被他们羞辱一场。我想此事要请教师爷们辛苦一趟。

大教师 (白) 我们来看家护院的，不是来催讨鱼税银子的。

郭先生 (白) 就是一次。

大教师 (白) 下次不可。那么你套车子。

郭先生 (白) 敢是拉银子？

大教师 (白) 拉不了银子，还拉不了人么？

郭先生 (白) 取笑了，哈哈。

(郭先生下。)

大教师 (白) 徒弟们，谁认识萧恩这厮？

四小教师 (同白) 我们认识。

大教师 (白) 好，一路捡鹅毛。

四小教师 (白) 此话怎么讲?
 大教师 (白) 凑胆子走。
 (大教师、四小教师同下。)

【第四场】

(萧恩上。)

萧恩 (西皮快三眼板) 昨夜吃酒醉和衣而卧，
 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二贤弟在河下相劝于我，
 他叫我把打鱼事一旦丢却。
 我本不当打鱼关门闲坐，
 怎奈我家贫穷无计奈何。
 清早起开柴扉乌鸦叫过，
 飞过来叫过去——
 (西皮二六板) 却是为何?
 将身儿来至在草堂内坐，
 桂英儿取茶来为父解渴。

(萧桂英捧茶上。)

萧桂英 (西皮摇板) 遭不幸我的母早亡故，
 撇下了奴桂英孤苦伶仃。
 (白) 爹爹用茶。
 萧恩 (白) 儿啊，为父怎样嘱咐于你，不叫儿渔家打扮，儿还是渔家打扮。
 萧桂英 (白) 孩儿生在渔家，不叫孩儿渔家打扮，怎样打扮?
 萧恩 (白) 哽！不听为父之言，儿就为不孝。
 萧桂英 (白) 爹爹不必生气，孩儿改过就是。
 萧恩 (白) 这便才是。

(大教师、四小教师同上。)

大教师 (白) 走走走。
 四小教师 (同白) 不要走了，到了。
 大教师 (白) 不要倒，留在喂狗。到哪里呢?
 四小教师 (同白) 到了萧恩家里了。
 大教师 (白) 怎么到了萧恩家里了?
 四小教师 (同白) 上头挂住鱼网了。
 大教师 (白) 待我看来。
 回去罢，回去罢。
 四小教师 (同白) 干什么回去?
 大教师 (白) 萧恩不在家。
 四小教师 (同白) 怎么不在家?
 大教师 (白) 关住门了。
 四小教师 (同白) 关住门在家，锁住门不在家。
 大教师 (白) 嘎，关住门在家，锁住门不在家？好，去叫门去。
 四小教师 (同白) 师父没有教过我，我们不会。
 大教师 (白) 叫门还要教么？看着师父我的，叫门是这个样子。这叫拦门式，你们学着一点。
 他不出来便罢，他要出来，上头一拳底下一腿，他会倒了，学着一点。
 萧恩开门来，来来来开门来。呔！开门来。
 萧恩 (白) 外面有人叫门，待我看来。

(萧桂英下。)

萧恩 (白) 是哪一位?
 (萧恩作开门状。大教师欲动手反被萧恩摔跌一跤。)
 大教师 (白) 地下哪里来的西瓜皮？把我师父滑倒了。
 四小教师 (同白) 萧恩出来了。
 大教师 (白) 怎么？萧恩出来了，待我会会他。

原来是糟老头。
 你们是哪来的？

萧恩 (白) 你们是哪来的？
 大教师 (白) 我们是丁府上来的教师爷。
 萧恩 (白) 原来是丁府上来的教师爷，小老儿不知，多多有罪。
 大教师 (白) 哦，会两下，不要紧，不要紧。
 萧恩 (白) 你们前来则甚？
 大教师 (白) 一不请安，二不问好，与你讨鱼税银子来的。
 萧恩 (白) 你看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钱，与你送上府去，何必你来？
 (大教师向四小教师。)

大教师 (白) 哦，会点穴。师父有工夫，不要紧。
 (大教师向萧恩。)

大教师 (白) 萧恩，别人来了，三言两语，让你哄回去了。今日教师爷来了，就得要给银子了。
 萧恩 (白) 别人来了没有，今日教师爷你来了么，哼哼，越发的没有。
 (萧恩作欲动手状。)

大教师 (白) 哦，他又来了，亏着师父躲得快，差点又被他点上了。徒弟们，跟他说软的不行，跟他动硬的。
 四小教师 (同白) 动硬的！
 大教师 (白) 链子带来没有？
 四小教师 (同白) 带来了。
 大教师 (白) 我拿链子一套他的脖子，你们拉住就走。
 四小教师 (同白) 哦，套上，我们拉着就走，晓得了，晓得了。
 大教师 (白) 不要忘了。
 萧恩你可认识这个？
 萧恩 (白) 朝廷的王法，要它则甚？
 大教师 (白) 这个不是朝廷王法，是你姥姥怕你长不大，与你打了一个百家锁。
 萧恩 (白) 不用。
 (萧恩打落链子，把链子踏在地下。)

大教师 (白) 差一点打了我的脚。
 徒弟们，去把我的链子拿来。
 四小教师 (同白) 师父没教过我们。
 大教师 (白) 又没教你们，你们真是饭桶，看我师父的。
 咳，这老头用的是这一功。
 萧恩，可看见嘘嘘哈。

萧恩 (白) 什么嘘嘘哈？
 大教师 (白) 一个鹊两个脑袋。
 萧恩 (白) 在哪里？
 大教师 (白) 在哪里？在这里！
 (萧恩随着望去，大教师连忙将链子拾起，欲套在萧恩颈上，被萧恩躲脱。)

萧恩 (白) 哼，狗头狗脑的东西。
 大教师 (白) 徒弟们，我套上去，你们拉着。
 萧恩，有银子便罢，没有银子，我要锁你。
 萧恩 (白) 娃娃，你当真要锁？
 大教师 (白) 当真要锁。
 萧恩 (白) 果然要锁？
 大教师 (白) 果然要锁。
 萧恩 (白) 你与我锁，你与我锁。
 (大教师欲套住萧恩，反被萧恩锁住大教师颈。)

四小教师 (同白) 拉着跑，拉着跑。
 大教师 (白) 不要拉了，你把我拉到哪里去？
 四小教师 (同白) 我拉错了。
 大教师 (白) 你们几个人，连一个有眼睛的都没有。这个老头有点扎手，硬的不行，还是动软的。

四小教师 (同白) 还是动软的。

大教师 (白) 萧二太爷，有银子没有银子不要紧，你跟我们爷们过趟江。见着我们家员外爷，银子给不给在你，要不要在他，把我们爷们差事可了了呢，你看好不好？

萧恩 (白) 你说此话，老汉明白了。莫非叫老汉跟你们过一趟江。见了你家员外，银子要与不要，但凭于他。没有你等事了，你们是也不是？哼哼，你二太爷可惜没有工夫。

大教师 (白) 哦，又跑出一个这么二太爷来了，这个老头软硬不吃，还是打。
萧恩，你不识相。跟你要银子，没有。叫你过江，你要不去。你看咱们带的人多。

萧恩 (白) 人多便怎么样？

大教师 (白) 要讲打！

萧恩 (白) 娃娃，讲打，老汉幼年之间，听说打架，好比小孩子过新年，穿新鞋子的一般。如今我老了，行不动了，哈哈。

大教师 (白) 哦，这是个譬解。
萧恩啊，年轻力壮，我也打他不动，我也好有一比。

萧恩 (白) 比作何来？

大教师 (白) 老鼠舔猫鼻子，有一点作死。

萧恩 (白) 娃娃，你当真要打？

大教师 (白) 当真要打。

萧恩 (白) 果然要打？

大教师 (白) 果然要打。

萧恩 (白) 也罢，将老汉衣帽留在家中，待老夫打个样，与你们见识见识。
(西皮导板) 听一言不由得我七孔冒火！

大教师 (白) 听一言不由你七孔冒火，教师爷打你个八窍生烟。

萧恩 (西皮摇板) 不由我年迈人咬碎牙窝。
(四小教师同上前被萧恩打得跌跌倒倒。)

萧恩 (西皮摇板) 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

大教师 (白) 江湖上叫萧恩不才就是你，教师爷好有一比。

萧恩 (白) 比作何来？

大教师 (白) 我好比是铜锤将你顽铁打。
(萧恩将四小教师来一个打一个。)

萧恩 (西皮摇板) 大战场小战场会过许多。
爷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
(萧恩将四小教师接连打去。)

大教师 (白) 什么，你是出山虎独自一个？教师爷好有一比。好比那个打猎的，单打你这个死老虎。

萧恩 (西皮摇板) 尔好比看家犬一群一窝。
你本是奴下奴敢来欺我。

大教师 (白) 打啊，打啊。

四小教师 (同白) 不要打了，人家骂下来了。

大教师 (白) 骂什么？

四小教师 (同白) 骂咱们是奴下奴。

大教师 (白) 我去问问他。
萧恩，你骂我们是奴下奴，我们是丁府上奴，不是你萧家的奴。这么办，经得住教师爷三羊头，鱼税银子不要了。

萧恩 (白) 慢说三羊头，就是三狗头，二太爷何惧？

大教师 (白) 人头变得狗头了，你站好了，待我运运气。

萧恩 (白) 咳，小心二太爷的零碎。

大教师 (白) 哦，你倒夸口，你站好了。
(大教师向萧恩撞三羊头，四小教师同上前帮忙，被萧恩打得同逃走下。)

大教师 (白) 二太爷，我跪下来了。他们都跑了，你也让我过去罢。

萧恩 (白) 要过去也不难，你是丁府上的教师么，今日倒要领教领教。

大教师 (白) 有什么本事，无非是混饭吃。

萧恩 (白) 一定要领教。
 大教师 (白) 一定要领教，我用点工夫与你看看。
 (大教师两手捏拳将右臂向前左臂向后，伸直平举。)
 萧恩 (白) 这叫什么？
 大教师 (白) 这叫扁担。
 萧恩 (白) 不好。
 大教师 (白) 不好？你再看这个。
 (大教师将两臂前后换一下。)
 萧恩 (白) 这叫什么？
 大教师 (白) 这叫担扁。
 萧恩 (白) 不好。
 大教师 (白) 你再看这一个。
 (大教师将身子略踞下，手臂屈曲作茶壶壶嘴和壶把手状。)
 萧恩 (白) 这叫什么？
 大教师 (白) 这叫茶壶。
 萧恩 (白) 不好。
 大教师 (白) 不好，我没有了，你放我过去罢。
 萧恩 (白) 放你过去不难，你方才撞你二太爷三羊头。如今你二太爷，打你三拳头。放你过去。
 大教师 (白) 慢说三拳头，三百拳头也不要紧，待我运运气。
 萧恩 (白) 你站好了。
 大教师 (白) 你把这个东西拿掉。
 萧恩 (白) 照打。
 (萧桂英暗上，打。大教师逃下。)
 萧桂英 (白) 孩儿打的可好？
 萧恩 (白) 打的好，打出祸来了。
 萧桂英 (白) 什么祸来了？
 萧恩 (白) 那贼回去必不甘心，取为父衣帽过来。待我前去抢他一个原告。
 萧桂英 (白) 他乃官宦之家，不去也罢。
 萧恩 (白) 小孩子家懂得什么，看守门户。
 (萧桂英下。)
 萧恩 (白) 正是：
 (念) 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
 (萧恩下。)

【第五场】

(大教师、四小教师同上。)
 大教师 (白) 打啊！
 四小教师 (同白) 都打坏了，还打什么？
 大教师 (白) 找郭先生去。
 (郭先生暗上。)
 郭先生 (白) 啊，教师爷回来了，银子可曾要来？
 大教师 (白) 银子倒没有要来，我们爷儿几个都让他们打回来了。
 郭先生 (白) 教师爷不必动怒，明日将他送在有司衙门，打他几十板子，出出教师爷的气。
 大教师 (白) 你早有这个事，省得我们去了。
 郭先生 (白) 后面歇息。
 大教师 (白) 徒弟们，随师父后面养伤去罢。
 (郭先生、大教师、四小教师同下。)

【第六场】

(萧桂英上。)

萧桂英 (西皮原板) 奴这里只把那棍徒来恨，
他那里倚富豪欺压黎民。
我的父上公堂前去评论，
这时候不见回奴不放心。

众衙役 (内同白)
(萧恩上。)

萧恩 (白)
(西皮摇板) 好贼子啊！
恼恨那吕子秋为官不正，
欺压我三江口贫穷的良民。
上公堂原被告一言不问，
责打我四十棍赶出了头门。
没奈何咬牙关忙往家奔，
叫一声桂英儿你快来开门。

萧桂英 (西皮摇板) 老爹爹回家来气色不正，
莫不是在公堂受了苦刑。
骂一声狗贼子行事不正，
害我父女们你所为何情？

(白) 爹爹回来了，为何这等模样？

萧恩 (白) 为父上得堂去，那贼官一言不发，将我责打四十大板。

萧桂英 (白) 好贼子啊，爹爹受屈了。

萧恩 (白) 这还算受屈，那贼官言道，叫为父明日过去赔罪。

萧桂英 (白) 爹爹去不去？

萧恩 (白) 说什么去与不去，为父的恨不得肋插双翅我要杀……

萧桂英 (白) 噤声！杀什么？

萧恩 (白) 杀他的全家！

萧桂英 (白) 白日杀人人不容，暗夜杀人天不容。爹爹不去也罢。

萧恩 (白) 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取为父衣帽戎刀过来。

萧桂英 (白) 是，衣帽在此。

萧恩 (白) 好好看守门户。

萧桂英 (白) 孩儿也要去。

萧恩 (白) 女流之辈不去也罢。

萧桂英 (白) 壮壮胆量也是好的。

萧恩 (白) 好，取你的衣帽过来。

萧桂英 (白) 是。

萧恩 (白) 随为父的走。

萧桂英 (白) 哎，爹爹这个门呢？

萧恩 (白) 这门么，不要管它了。

萧桂英 (哭) 哎呀！

(白) 爹爹这动用的家伙呢？

萧恩 (白) 这动用的家伙么，也不要了。

萧桂英 (哭) 哎呀。

萧恩 (白) 儿啊，那颗庆顶珠可曾带在身边？

萧桂英 (白) 带在身边了。

萧恩 (白) 倘有不测，也好逃往你婆家去罢。

萧桂英 (白) 爹爹你呢？

萧恩 (白) 为父的么，你不要管了。

萧桂英 (哭) 哎呀。

(萧恩、萧桂英同作上船状。)

萧恩 (白)
(西皮快板) 儿啊，夜晚行船比不得白日，儿要掌稳了舵啊。
恨奸贼不由我心中冒火，
心儿里一阵阵咬碎牙角。
那赃官凭势力欺压于我，
今夜晚过江去将儿杀却。

恨不得生双翅越江而过，
我的儿因何故撒了篷索？
萧桂英 (白) 爹爹，此去杀人是真是假？
萧恩 (白) 自然是真，哪有什么假？
萧桂英 (白) 如此孩儿不去了。
萧恩 (白) 呀呸，先前为父不叫儿前来，儿是一定要来。如今舟行至半江之中，儿要回去。也罢，待为父的送儿回去。
萧桂英 (白) 孩儿不回去了。
萧恩 (白) 为何不去？
萧桂英 (白) 孩儿舍不得爹爹。
萧恩 (西皮摇板) 啊，桂英我的儿啊！
(萧恩、萧桂英同作停船下船状。)
萧恩 (白) 儿啊，记好了，在此下船，将衣服穿好。到了那里，为父叫你骂，你就骂。叫你打，你就打。
萧桂英 (白) 遵命。
萧恩 (白) 来此已是。
呔！有人么，走出一个来。
(大教师上。)
大教师 (白) 是谁？
(大教师作开门状。)
大教师 (白) 咦，二太爷，你怎么打上我们的门上来了？
萧恩 (白) 过府赔罪来了。
大教师 (白) 不怕你不来。
萧恩 (白) 哽！
大教师 (白) 你退后一点，我好与你通禀。
萧恩 (白) 哦，退后点。
大教师 (白) 还要退后些。
萧恩 (白) 哽！叫你二太爷退到哪里去？
大教师 (白) 你爱哪儿站就哪儿站。
有请家爷！
(丁员外、郭先生、四小教师同上。)
丁员外 (念) 昨晚一梦梦的丑，
郭先生 (念) 阎王请我吃烧酒。
丁员外 (白) 何事？
大教师 (白) 萧恩过府赔罪。
丁员外 (白) 叫他进来。
大教师 (白) 吓！
叫你们进来。
萧恩 (白) 随为父进来。
请了。
丁员外 (白) 胆大萧恩，将我家下人打的狼狼狈狈，是何道理？
萧恩 (白) 这鱼税银子可有圣上旨意？
丁员外 (白) 无有。
萧恩 (白) 六部公文？
丁员外 (白) 也无有。
萧恩 (白) 凭着何来？
丁员外 (白) 本县太爷所断。
萧恩 (白) 敢是那吕子秋？
大教师 (白) 太爷。
萧恩 (白) 呸！
(大教师下。)
萧恩 (西皮摇板) 骂一声吕子秋作事太恶！
责打我四十板却是为何？

萧桂英 (白) 儿啊, 骂!
(白) 奸贼啊!
(西皮摇板) 骂一声狗奸贼天良丧尽!
仗势力压良民死无葬身!
丁员外 (白) 来, 拿下了!
萧恩 (白) 且慢, 我父女有好心献上。
丁员外 (白) 有什么好心?
萧恩 (白) 我父女在河下打的一颗庆顶珠, 特来献上。
丁员外 (白) 呈上来。
萧恩 (白) 耳目甚众。
丁员外 (白) 两厢退下。
(四小教师同下。)
萧恩 (白) 在这里。
(萧恩将丁员外、郭先生杀死, 丁员外、郭先生同下。)
萧恩 (白) 儿啊, 随为父的杀!
萧桂英 (白) 遵命。
(四小教师同上, 同被萧恩、萧桂英杀死下。大教师上, 被萧恩杀死下。萧恩、萧桂英同下。)
(完)